

“小笼”是上海的一道王牌小吃，尽管有不喜食肉者，但对鲜肉小笼往往情有独钟。当然，来一客虾仁小笼或蟹粉小笼，味道更臻。这些天与文友、吃货及餐饮经营者聊天，“小笼”与“小笼馒头”有何差别？这一问倒并非仅我孤陋寡闻。

“小笼”就是“小笼馒头”！海派某协会的王理事口吻很肯定；有美食家之称的“吃货”哲炜兄说，“小笼”在江南一带叫小笼馒头，扬州叫汤包，四川叫包子，湖北叫蒸包，天津叫狗不理，北京与北方也叫灌汤小笼，来源于北宋的山洞梅花包等；科

## 闲话“小笼”

陈甬沪

技馆李兄和餐饮界翁大佬直言“小笼”与“小笼馒头”（如同“生煎”与“生煎馒头”）两者稍有差别，只是吃货没关注没专注，比如粉质不同，小笼（或生煎）用不发酵的揉面（硬皮）包裹，小笼馒头（或生煎馒头）则用发酵的活面包裹；又如蒸制方法不同，硬皮小笼蒸熟时间长于活面小笼馒头（生煎与生煎馒头煎蒸方法也不同）；再比如品食味道及方式不同；小笼（生煎）皮薄以品卤汁为主，小笼馒头（生煎馒头）卤足而渗入活面之中，既吮吸汁水

又品渗透卤味的粉面，小笼硬皮有嚼劲（生煎底层焦黄皮脆），小笼馒头则柔软。小笼与小笼馒头有差别，肯定还有很多名堂可述说，可延伸、可演绎，这也表明中华传统美食、江南饮食文化、海派糕点文化的交融性。

文化的小笼是小时候的最爱。那年父亲受邀去当地技术攻关，带回一竹篮小笼馒头，因没冰箱冷藏，母亲让我们多吃一点，我一口气入肚15只，那甜咪咪、油润润、香喷喷的味道，至今难忘。今年春节去无锡，发觉无锡小笼甜度降低、鲜度适中，的创新更合时尚。当地同行韦小妹送上一大箩。感谢现代冷冻技术，一个月辰光过足了无锡小笼瘾。

上月，拜文友小杜邀请在南翔古镇

小笼馒头文化体验馆，又一次走近传统小吃的历史：小笼竟然是一些公子哥儿当年为了逗乐喂食鱼儿，而让商家嗅闻到商机所开发的新品。当然，它不是“大哥变小弟，馅多改馅少”的缩化，从构思、研发到成品，从试吃到标准定型，有模有样的“形似荸荠”、定量定质的“肉丰皮薄”和定形定味的“标准规格”，让南翔小笼风靡市场。如今豫园南翔小笼正是源出此处。

一百多年来南翔小笼名气很响，可惜这次在某店里的品赏实在难以恭维，一客小笼，入口两三只已没再品的欲望。看着没有一丝朝气的小笼自然想到当年团活动的情形，一千人尽管带着各种干粮，但还是挡不住南翔小笼的诱惑，大家“角子”不多，拼上两角钱弄客小笼打打牙祭，则是很多人的选择，即使排队等上半个小时，也安心于“宁愿我等它，没有它等人”之状，可见“小笼”的诱惑力之大。

吃小笼有讲究也有技巧，不明就里会出洋相，有的还关联大事呢。隔壁阿萍姐当年谈恋爱，相中的如意郎君就和小笼结缘。阿萍的婚姻状况在弄堂里算光光的。

国庆佳节随意走进一家食客不多的小店，那小笼可是“候时”等来的，夹起不破皮，翻底不漏油，门牙一点，馅香入鼻；嘴唇一吮，汁水润滑；舌卷一钩，嫩松鲜圆、肥而不腻。那皮薄透明、个头匀称、14道褶、宛如花朵的小笼，让我吃惊也让我领略了工匠者的执着、领悟了经营者的钻研，领会了创业者的传承。

原来，好吃的小笼就在身边。

几年前，从《大染坊》和《旱码头》这两部电视剧里，知道了山东淄博的周村，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商城。工作中的机缘巧合，结识了山东淄博的企业家老邢大哥，不期然有了机会来到这个被乾隆皇帝盛赞的“天下第一村”。

踏着古老的青石板，慢慢走进周村。大街上游人很少，正好有了一种宁静的闲情逸致。沿街是一家家青瓦红墙、灰砖土壁的店铺，悬挂着一块块烫金的牌匾，有瑞祥祥、谦祥益等八大祥的中华老字号；还有英美烟草公司、壳牌石油、德国洋行等外国商号的洋楼旧址。一时间，隐隐使我有穿越，回到老上海“十里洋场”的感觉。当然，周村更多

还是永和、同和、恒和、谦和、同利、同义这些斑斑驳驳的当地老字号，简洁、明了，透着鲁商从孔孟二圣那里传承的关于义与利的理解与实践。一个个看似不大的门面铺子，内里却掩映着三进四进的院落，客房、仓库、账房、马棚一应俱全。还有就是各种茶楼、当铺、药店、染坊、客栈、古玩，沿着整个大街铺陈开来，虽然历经千年岁月，却大都保留着古色古香的建筑样貌，努力还原着曾经的东方商都旱码头的繁华盛景。

站在这繁华落尽、遗韵犹存的周村街口，感觉《旱码头》虽是影视作品，其实不虚。历史上，周村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由此发展兴盛起来的丝绸贸易，是曾与中国的佛山、景德镇、朱仙镇并称的中国古代四大早码头。周村的丝市街和绸市街，已是当时独一无二的丝绸专业市场，成为整个中国的丝绸生产中心和交易的集散地。当年丝绸从这里运到开封，运到洛阳和西安，又辗转经由新疆运往阿拉伯地区，那时候的周村，已然是一条古代中国陆上的丝绸之路，也使旱码头的美誉流传出去了。

在周村古商城的中心位置，有座刻着“今日无税”的石碑。“今日无税”对清朝时期周村商户来说，意味着被免去了沉重的税负。原来“自由贸易港”的概念自打周村就有了，于是“保税区”的磁场效应，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商贾。周村因商而城，因城而兴，拥有72条商业街、8

大专业市场。几千个商家有80%来自于外埠，光钱庄票号就有108家之多，资本总额达600万两白银。至清康熙年间，周村已是“拥天下之货聚焉”的“三齐重镇”，奠定了当时山东及其鲁商在北方乃至在全国的商业地位。他们打造出属于中国的商业模式，实现了周村本土商人的成功梦想。

站在这没有飞帆、无水无波的旱码头，不由得想起我的家乡。那里曾经是江南的一个重镇，一个熙熙攘攘的水码头。

记忆中，家乡的水码头叫做南湖头，就在镇子的最南端，就在那座板桥下。桥栏由整块的长条石板连成，拱形的桥面中央，有看不懂的古朴神秘的图案。石板砌成的十三级台阶，是小时候最爱数着玩的地方。

南湖头靠在河岸上。河岸上同时枕着的还有茶馆、米行、竹木行、南北茶行。每天从凌晨开始，突突的水泥船，吱吱呀呀的小木船，从河的东面西面，从外埠，从十里八村集结而来。

夏天，南湖头飘满了果香瓜香，我们一帮小孩子，手里紧紧地攥着一毛两毛角子钱，买一脸盆的碎西瓜，从旱码头的人群里挤出来，还没捧回家就先啃上几块西瓜，吃得肚子胀鼓鼓的。

秋天来了，我们趴在板桥的桥栏上，看水码头的工人，肩上搭着一块黝黑的布，踩着晃悠悠的跳板，把一袋袋的米扛进米行。

年关到了，南湖头更是人头攒动着，拥上镇来。每天从楼道口进进出出，对社区设立的信息宣传栏，我并没有仔细留意过。然而，近日的一天上午，这儿新出现一个金黄色的报箱，却把我吸引住了。出于写作人职业敏感，我收住脚步，上上下下把报箱看了好几遍。此时，二楼78岁的洪大哥，从外面买菜回来，见状，便主动告诉我，为了帮助小学上的孙子加强写作训练，他专门在邮局为孙子订了《中国少年报》《故事大王》《童话报》等几种少儿类报刊，这报箱是今天早晨投递员才装上的。

听了洪大哥的话，我对他肃然起敬。两周后的一个星期天下午，我到市新华书店购书时，在少儿类读物书架下，看到一老一少席地而坐，正在阅读图书。再一仔细打量，老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洪大哥。在书店和他相遇，我感到有些意外。洪大哥告诉我，他和孙子经常来这里，共同阅读，能够激发孙子阅读的热情。每次从这里回到家后，孙子兴奋之余，都要写一篇读后感。在后来的日子里，我同洪大哥闲聊时，话题都集中到了他的孙子洪磊的身上。最让他得意的是，孙子今年上小学5年级，兴趣班报的是小记者，在指导老师的帮助下，三个月内他已经有2篇文章在市报小记者版上发表。

孙辈的成长道路上，都倾注了爷爷、奶奶等老人们的大量心血。而细节的呵护，显得尤为重要。洪大哥在这方面正是深耕细作，才使得他的孙子茁壮成长。作为楼上楼下的邻居，我为他点赞。

公元2019年7月，岁在己亥。“八一”前夕，来自山南海北、西域东土，乃至遥遥海外的30余名原20军（已裁撤）警卫连退役官兵，无论远近，咸集中原，畅叙前情，共话别思，感慨时光之易老，缅怀春华之不散。一日之内，仿佛近半个世纪的煌煌年华，杂沓来奔，俱汇眼底，游目骋怀之际，军旅之树瞬间开枝散叶。

寥廓中原，旷古豫东，其开封者，顾名思义，开启封禁之地也。古称老丘、启封、陈留、东京、汴京等等，自夏以降，素以八朝古都傲，俯瞰天下。

侯晋辈自新上豫，由湖州换防开封，堂堂汴梁早已不复当初，王气溃灭，贵胄飘零，频繁来袭的风沙将一个被名之为“黄泛区”的抗战概念表达得如此生猛，却依然为三军总参谋部战略预备队之所在。20军自此一改海防东南为陈兵于中原腹地，以卧虎之姿，枕戈待旦，静观偌大一个动荡不安的地球。时值1975年7月，亦为潞阳当顶之“八一”前夕。

与北上的闷罐子军列同频共振的，有我们渴求快长速成的生命期盼，有我们追慕建功立业的梦幻冲动，也有我们淳朴无华的赤诚与奉献；当然，还有难以排遣的青春躁动，镇日伴随着“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”的口号，把我们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心弦拨动。

此间，铁打的营盘也在流水般的运行中迭代刷屏。新兵变老兵，老兵叠新兵，岁岁又年年，吐故复纳新。就在这周而复始的循环中，我们拥枪入怀，披星戴月，左枕九曲黄河，右揽陇海京广，一箸食，一瓢饮，粗茶淡饭，习武站岗，近卫军营，远济苍黎，送走了生命中最可珍贵的两三年、三五年，甚至十年八年几十年，却终有解甲之日、归业之时，如粉末微尘，回归茫茫人寰。唯一一颗兵魂，纵使苍颜覆雪，始终搏动如初，晨钟暮鼓一般轰响于你我未必宽厚的胸膛。

重逢恨晚，会晤何易，仰观俯视，皆为陈迹。此一别去，岂知老之将至，且夕秋暮。今仿《兰亭集序》书云：噫嘻！故列叙时人，录其所踪，无论盘踞故里或萍踪四海，虽世殊事异，造化弄人，足堪兴怀铿锵者一也——我是一个兵！

如今，都逝去了。历史的车轮碾过去了，发展的潮流卷过去了，时代的高铁呼啸而过，总是不曾为任何人而停留，周村的早码头，家乡的旱码头，终究落尽了繁华，孤寂着，化为了一个静止的音符。

走出周村的正门口，夕阳的余晖正缓缓地分落在两旁的那两棵古槐树上，掩映着无数沧桑记忆。老树依然粗壮，风吹过，枝叶依然有着若隐若现的历史的回响。

书法艺术总体构成的内涵显示了书法艺术本质。董其昌在书法创新上的学养、天分以及他集楷、行、草三种书体成功的创造，让人拍案叫绝。他的审美思想、艺术实践更值得我们深思、学习、借鉴。

董其昌(1555-1636)，是明代书画家，字玄宰，华亭人，万历十七年(1589)进士，授翰林院编修，官至礼部尚书，倡“南北宗”论，其画及画论对明清初画坛影响甚大。董其昌的书法出入晋唐，自成一格，能诗文，早年从临学颜真卿入手，后改学虞世南，又临仿钟繇、王羲之法帖。学书他主张临古：“学书不从临古来，必坠恶道。”直至78岁高龄，仍在反复临帖。著有《画禅室随笔》，刻有《戏鸿堂帖》。

董其昌在书法形式美的表现方面的确独具一格。此幅行书《道由白云字轴》尺寸：41cmx151cm，款识：华亭董其昌书，铃印：董其昌印(白)，宗伯学士(朱)。此幅书法秀丽飘逸、活泼多姿、聚散和谐、浪漫天真、情趣横生。他的行书笔法雄健、笔法多样，熔篆、隶、草、楷笔法于一炉，用笔圆润秀劲，结体虚灵，有意拉开行间距，使之疏朗闲适，姿态自然洒脱，追求“意到笔不到”的韵味。他的书法是性情的流露，不但表现个人的特性，还能表现思想感情。董其昌书法追求的是萧散古淡的意境。他精研佛学，悟通空寂之理。同时，董其昌很欣赏苏轼书法“天真烂漫是吾师”的境界。

我们欣赏董其昌的书法艺术，总感到流畅自然，劲健豪放，沉着痛快，雄浑天成，有力度、有节奏、有旋律，给人以无限的联想。他的经历、学识、怀抱、气质、修养等都化作了书法的神韵。

一幅好的作品，能使人感到愉快、舒适、振奋并得到美的享受。西汉扬雄称书法为“心画”，晋王羲之称之为“书意”，明徐文长称之为“书神”，这些都可以说是书法生命力的显示，书写着情感、个性、修养等寄托。董其昌的作品也注意到了情感的寄托，因而不论在形式还是精神上都有着一种美感吸引着观者，其清雅疏秀的书风，不但在明清风靡一时，而且时至今日，仍成为后人学习临摹的对象。董其昌书法上注重的形式美与精神美得到后人的推崇与借鉴。通过学习其书法艺术、书法精神，它能促使后人对于书法有着更好的传承与创新。



道由白云字轴 董其昌

道由白云字轴 董其昌

辣菜黄是中国前，食菜黄是川菜辣味香料的主要来源之一。在中国千年历史里，它是六味中“辣”的主要来源。但因菜黄为野生，采摘不易，不可能在民间作为民俗广泛栽培。在明代辣椒从美洲传入中国成为调味品后，食菜黄就逐渐退出了厨房。再说草菜黄。它是多年生草本植物，高13-17厘米；根状茎细长形，爬生，直立茎纤细，少分枝，淡绿色……其植物形状完全不符合古人诗中的描写。古诗里讲“遍

## 七夕会

在阅读图书。再一仔细打量，老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洪大哥。在书店和他相遇，我感到有些意外。洪大哥告诉我，他和孙子经常来这里，共同阅读，能够激发孙子阅读的热情。每次从这里回到家后，孙子兴奋之余，都要写一篇读后感。在后来的日子里，我同洪大哥闲聊时，话题都集中到了他的孙子洪磊的身上。最让他得意的是，孙子今年上小学5年级，兴趣班报的是小记者，在指导老师的帮助下，三个月内他已经有2篇文章在市报小记者版上发表。

## 孙辈需要细节呵护

姚国勇

## 养育

述的似乎是吴茱萸。诗曰：“朱实山下开，清香寒更发。幸与丛桂花，窗间向秋月。”除了“清香”之外，“朱实山下开”一句也符合吴茱萸的特征（果实成熟后会开裂），而不符合山茱萸的特征（果实为核果，不会“开”）。因此，诗题之“山茱萸”应该解作“山下的（吴）茱萸”，但也证明了王维在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中“遍插茱萸少一人”诗句的茱萸就是吴茱萸。由此，我忽然想到古代诗人咏梅花诗中的梅花和腊梅之辨。文学不同于科学，这或是文学的朦胧美？

